

文明郑州·“非遗”名录

朱氏古建筑彩绘

左文

朱氏古建筑彩绘起源于清末,地处中原,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主要在河南全境、湖北北部、江西北部、陕西西部及广东中山、肇庆等。自传承以来,历代都有造诣颇深的代表人物。从清末至今,朱家世代人才济济,前有朱世显、朱运洪,中有朱培修、朱彦林,现有朱长存等,一脉相承至今。

朱氏彩绘的特点和官式彩绘不同,具有典型的河南地方特征。朱氏彩绘受“宋式营造法式”中的五彩遍装碾玉装的影响,在古代建筑构件上如在斗拱上绘制莲花、卷草、流云等。明清时期彩绘中的龙纹是按照“清式营造法”的规定来制作的,有严格的等级,升、降、坐、行,龙纹采用了全贴金工艺,而朱氏彩绘则采用了民间的五彩云龙,它造型独特,龙角勾白,香色晕染,发毛二绿,大绿退晕,龙额、龙鼻、龙唇沥大粉贴金,龙眼饰白吊黑,龙须勾白,龙腹做鱼肚粉底银朱退晕,龙刺呈不规则锯齿状依白色勾之,金抓白爪龙身立中粉,鳞片立小粉,尾做二绿起黑勾粉,关节部画红莲绿叶加火焰,脚登五彩云,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它的题材、内容、艺术形式都是为适应历史、民族、宗教、上层统治阶级和民间信仰习俗等特点而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宗教文化气息,具有形式多样、题材广泛、构图饱满、造型夸张、线条简练、色彩鲜明等艺术特点。

2011年,朱氏古建筑彩绘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函谷关下寻老子

许锋

天底下的读书人谁不知道老子呢。说天底下,范围就是世界,或许有人不服,但是《道德经》被翻译过的版本达600多种,在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中国人看《道德经》自然是不需要翻译的,连三岁毛孩子都能摇头晃脑地诵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世界之大,老子在那个年代亦想象不出;但他在雄关要塞函谷关所作《道德经》已然立于他所想象不到的世界而不朽。

函谷关灵宝市区13公里,从连霍高速公路函谷关出口下行2公里即到。冬日的中原没有地道的北方那么冷,却也谈不上暖和,丝丝缕缕的寒风在函谷关外空旷的原野上肆无忌惮地游戏,连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禁不住也要哆嗦一阵子。雪的痕迹仍是在的,远处的山上有,近处的地上也有,脚下却是利落的。也不见阳光,也不算阴天,那种久违的天高云淡,淡到周围再无其他游人,绝无鼎沸与喧嚣,整个函谷关就像一位严肃的兵士严阵以待,让人觉出一丝威严之气。

函谷关本就是一道威严的关隘,其为我国历史上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故有此名。建关3000年间,发生过大小战役200多次,有16次重大战役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战国时,战国七雄除秦以外的其余六国曾联合抗秦,但秦国在函谷关成功抵御住六国联军的攻势。西汉贾谊名篇《过秦论》写道:“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此“函”即为函谷关。“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此“关”亦指函谷关。

因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克”,故秦朝末年各地起义抗秦后,新立之君楚怀王为尽快平息战乱,宣告“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后刘邦先入关中,引起项羽不满,项羽设下鸿门宴,让刘邦心惴胆战。东汉末年群雄起兵讨伐董卓,董卓强逼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的理由就是函谷关固若金汤易于防守。此后两千年间,地势险要的函谷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唐代安史之乱,1944年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函谷关大战”均发生在这里。

行走在这曾经刀枪剑戟、战马嘶鸣、血肉拼杀之地,我想,无人能坦然视之。即便是一草一木,一叶一茎,都藏而不露,高深莫测。是的,这里演绎了太多的历史风云,太多的帝王、政客、文豪来过、驻过、穿过,秦始皇、曹操、孝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李白成、康熙、吴起、司马迁、商鞅、孟尝君、范雎、司马光、无忌、林则徐、李白、岑参、杜甫、白居易、鲁迅……函谷关是古代西去长安、东达洛阳的通衢咽喉,是中原文化和秦晋文化的交会之地,是千百年风云际会、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塞,数风流人物,岂能甘心错过?

但老子到来的方式却与前人迥然有异。公元前491年农历七月十八日,函谷关上紫气东来,关令尹喜“知有异人过是”,即出关恭迎这位智者。只见年届八十的老子骑青牛由远及近,其状逍遥至极。老子出洛阳西行,本意为去秦国考察。经商鞅变法,秦国国力强大,政局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而函谷关时为秦之东大门,到此处的老子即已到秦国境内。函谷关虽为雄关要塞,但没有战争硝烟弥漫时,其山河形胜,草木苍郁,鸟语花香,溪水潺潺,确为修身养性绝佳之所。老子何尝不是像其他文人墨客一样厌倦战乱、喧嚣、纷攘,渴望有一处宁静之所品茗赏月,数往知来,研精覃思,著书立说。在尹喜的热情挽留之下,老子于七个多月间,“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

伫立于函谷关之上,我似乎看到那个清瘦的须发皆白的老人,骑着一头青牛,悠闲地从关外那片空旷的大地上如一股清澈之水流淌;我似乎看到老人在函谷关的某个角落正奋笔疾书挥就华章;我似乎看到老子也登临函谷关,遥望大好河山心潮起伏。

老子乃大隐之人。先隐于朝,过函谷关后再隐于野,终再无行踪。但他在函谷关留下的《道德经》却是显赫的,张扬的,掷地有声的。

函谷关,便是老子的筑经关,思想的“烽火台”。

关内通往古长安的小径仍有积雪。越往内走,山势与地势愈发险峻起来,宛如一个口袋,愈收愈紧。我欲寻觅老子西去的身影,但雪水阻碍了我的脚步——我心即刻释然,老子既已隐去,又岂能让我等凡夫俗子觅得踪迹?

我一直怔怔地望着那个方向。

回望函谷关上空的烟云,太多的甚嚣尘上,兵戎相见、气吞山河、义薄云天,太多的英雄气短、生死离别、利来利往、熙熙攘攘迭次闪现,它像天地之间那样秤上的重砣,决定着历史行进的方向与速度,老子,却是那颗硕大无比的准星。

也说吴道子画驴

阮直

中学时读过《唐语林》,其中有一则短文觉得好玩便抄录下来:“吴道子访僧,不见礼,遂于壁上画一驴。其僧房器用,无不踏践,僧知道子所为,谢之,乃涂去。”

大意是:吴道子去拜访一僧,僧人不以礼相见,吴道子便在壁上画驴,结果僧的屋子被驴践踏得乱七八糟,僧便赔礼道歉,吴道子才把画涂掉。

当时只觉得吴道子与神话中的马良相似,有神来之笔,可点活万物。吴道子乃画圣,谁若敢不以礼相待,自然要遭到报复。故事告诫人们,热情地对待来家拜访的人,是基本的文明礼貌,否则会伤了人家的自尊,惹来麻烦。

后来一位画画的朋友与我闲聊时也讲述了吴道子画驴的故事,说有人读书不求甚解,只看表面,如果说吴道子遭到了那位僧人的慢待,吴道子就用画笔做武器,画驴报复对他不敬的人,那这个大画家吴道子也成了没有胸怀的小人了。其实,作者的本意是在说吴道子的画画得好,把驴画活了。我觉得画家高明,比我体会得深,我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吴道子这位画圣心胸怎么会像我理解的那么狭窄呢?

到了大学,读中文,老师也讲到吴道子画驴的故事。老师说,吴道子把驴画活了,显然是扯淡,是读者没能体会文童的含义。那么僧人房里的东西遭践踏该怎么理解呢?是吴道子的画画得逼真,让僧人寺院里的打磨之驴吸引进僧人的屋里,与壁上的驴厮咬、踢打,才致使僧人屋里遭践踏,这才符合事实逻辑。故事的寓意也是说吴道子的画逼真,连驴的同类都分辨不清。

当时我听得是如醉如痴。

时过二十年,有一日失眠,我又想起了吴道子画驴的故事,不是我这人叛逆师长,总觉得古人的文章按今人的解释还是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

先说那篇短文:吴道子访僧,借欠了礼节,就在人家墙壁上画一头驴,这不更不礼貌吗?如僧人是吴道子的崇拜者,或许想让你留下一点墨迹,可僧人本来就懒得搭理吴道子,怎会让他自家的墙上画驴。更何况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也是大雅大儒之人,能干这种无礼的事呢?

再说我老师的解释:是外边驴进了僧人屋里的驴,以为有同类,便人僧房嬉闹,这更不现实,牲畜对同类的注意是以气味和声响为反应的。再逼真的假画都不会引起动物的关注,不信你就做个试验,别说唐代的写意画,就是当代写实的油画,甚至放大的照片,动物对它都不会有什么反应。

古人的文章不像当今的新闻报道,要遵循真实的原则,大都也像图画一样,是一种写意,就连《史记》都有一些似史非史、似神非神、半真半假的东西在其中,这就为读者的理解留出了许多空白,作为填补想象的空间。

如果仅用一种展开的手法,演义出一系列细节来导读,肯定漏洞百出。

读书,特别是读古人的书,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文化层次,就有不同的收获。这就要求读者更勤于思考,别在字面上逐字抠意,那样读古人的文章,就要舍本求末了。



自得其乐(国画) 柳恒金

今夜,你的酒杯斟满我的疼

丁艳

夜又深了,月光
扯一袭霜色
描草尖上过往的风
一曲琴弦里
——渔火,江枫

还有前生挥别的渡口
一叶扁舟,载也载不动的
那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叮咛
而今世,红灼的野花又开满崖畔了
你,怎么还是我生命里
一误再误的行程?

轻轻起身,青石的阶上
悉数花树疏斜的影
此时,你是否也正独自在窗前
就着指尖明灭的烟火
在杯中,一遍一遍
斟满我的乳名……

柳絮

梁小静

柳絮一团团地漫天飞舞,不时被迷住眼睛,或吸一些滞留在口腔。在路上,偶尔会碰到一个放学归家的孩子,甩着书包,追逐着一朵柳絮跑动起来。

待坐在教室,我才意识到嗓子在隐隐做痒。想咳嗽,可那纤弱的柳絮是咳不出来的,只能不断下咽。一会儿,耳朵也刺挠起来,原来教室里也有柳絮若有若无地飘浮着。它们从窗口游荡进来,有一朵飘到眼前,视线便被牵走。

看久了,会使人进入一种梦幻状态。还有雪花,它们都轻盈,缥缈,虚幻,很容易营造出一种视觉氛围,进而迅速使人进入一种心理状态。就好像,你迷迷糊糊地跟着什么远远地走了。它们也许当真能勾魂摄魄,使一个人停下手中的活计,怔怔地有那么一会儿,仿佛暂时远离了这里。

它们几乎不被作为一种存在,那么轻,黏附在头发上,衣襟上,以致几乎无法察觉。一口轻微的气息,一个身影掠过,都会使它们改变原来的方向。你不知道那些空气中飘浮着的,终将飘到哪里;那粘在毛绒绒的草叶儿上的,什么力量迫使它降落,又不知它何时已悄然而去。

空气中久久弥漫着一挥之不去的情绪:它淡淡的,使人发愣,抬不起脚步;它填充了一朵柳絮飞走之后的空白。

柳絮已经不仅仅是柳絮。它的飘浮,弥漫,不可捕捉,绵绵不断,已使四月进入一种情绪状态。呼吸着四月的人,也把一种淡淡的哀伤吸入体内。

究竟是什么使我长久地目视它?使我这么快地融入四月的这种氛围之中,让我酣睡一般地沉浸其中,成为它的一部分。我像是一首歌曲,配合着四月的音乐和自然旋律,协调而舒缓。

挥之不去的柳絮,暗合我们隐没的心事不时涌起。你想起的时候,它在那里;你不加注意的时候,它就淡淡地,远远地飘着。你被什么触动的时候,它又团团绒绒地在在了。你吹不走它,但也无法使它充满质感地握在手心。正如有些情感意识,它们绵绵地弥漫,但始终无法用语言使它们明晰、开朗。这些东西始终困扰着你,捕捉着你,在你生命的时空中若有若无地飘荡。

家乡的兩首民謠

高俊林

闲居在家,读书间隙,百无聊赖,忽然想起了两首家乡的民谣,都是小时候唱熟了而已,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一位身披着外翻毛羊皮袄的放羊老汉站立山头,俯视着山坡上啃草的群羊,用他那特有的沙哑而苍凉的声调唱道:

高高山上一群羊
嘴嚼莎草泪汪汪
我问羊儿为何哭
前晌揭来后晌糗

另外一首意思差不多,但唱的不是羊了,而是牛:

高高山上一头牛
嘴嚼蒿子泪悠悠
我问牛儿为何哭
前晌揭来后晌糗

两首歌里面有一些我们当地的方言。例如莎草,读作suo草,是当地所生的一种野草,草势茂盛,汁液较多,羊较喜欢吃。狐狸是对于狐狸的简称。蒿子意谓蓬蒿,也是牛所吃的一种。前晌、后晌,在普通话里就是上午、下午的意思。“揭”字稍难解一些,当地人把“犁地”叫“揭地”。“糗”字普通话里也

连 载

孔高亮,即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石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榿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对张闻天也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

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连广昌战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洛甫,即张闻天。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

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张莹

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就是本书讨论的主题。

在轰轰烈烈地讨论“洋为中用”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洋”究竟是什么?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法治”,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诞生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会把西方文明带到哪里?

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罗斯,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西高东低地倾斜;追求人人平等的强度东高西低地倾斜;交叉点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年来,西风逐渐压倒东风,自由压倒平等。东西之别可以通过追溯文化基因如何结合了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背景与契机去解释。

从西班牙到法国、到英国,再到美国的霸权交替,都是约130年的周期,分起、承、转、衰四个阶段,也就是四代人。美国之后,霸权归谁?中国应如何选择自己的角色与命运?

此后,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和军阀集团对军部的控制,军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了,中国成为这些军事狂人的头号目标。

当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区根据地红军的时候,日本陆军像一部一次又一次补充动力的军事机器,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滨口雄幸首相的文官政治到广田弘毅内閣法西斯统治的更迭。

蒋介石的座右铭是其恩师陈其美的一纸手书:
“有万夫不当之概,无一事自足于怀。”

“万夫不当之概”他做到了。1925年两次东征打败陈炯明,其间又回师打败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势如破竹。

1926年猛攻吴佩孚,1927年横扫孙传芳,势如破竹。1928年打张作霖、张宗昌;1929年打李宗仁、白崇禧;1930年打冯玉祥、阎锡山;中国内战中,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皆势如破竹。

唯独对红军不能表现出这种“万夫不当之概”。

红军突围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初使他吃惊,继令他兴奋。他认为红军脱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转入长途跋涉,军心必离散,士卒必思归;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寇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都是鲜明事例。

他觉得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又绝不仅仅是吃掉红军的机会。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

从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宣布东北易帜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几年浴血奋战,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原血的冯玉祥、阎锡山,耗损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对西南军阀的实力,却丝毫未触及。

这是他的心腹大患。

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即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

这三人中,刘湘不满17岁进武备学堂,可算一个职业军人。

王家烈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师。

龙云则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

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木士为师的龙云,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哪一个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

还应该补充一句: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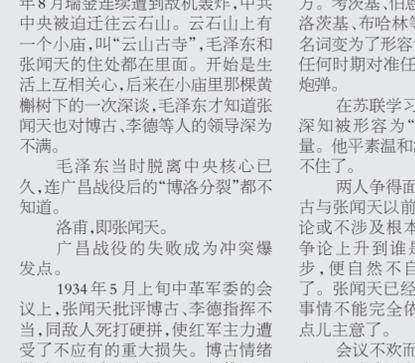
无论如何,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有所畏惧,也有所防范。毛泽东选择歼灭对象时,是拣弱的打。

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

他把石头准备好了。这块石头,就是紧紧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

量变,质变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



张闻天

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名字,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

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

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无一表示意见。

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

最直接的后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接近。在云石山“云石山古寺”前黄榿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